

墮胎

Abortion

作者: Sue Bohlin

Sue Bohlin 是 Probe Ministries 的副讲师，在伊利诺大学任教，作为圣经导师和联会讲师超过 25 年。她是一间学前儿童母亲中心 (Mothers of Pre-Schoolers) 的母亲导师，同时是 Living Hope Ministries 的成员，亦身兼以基督为主的外展工作，接触希望离开同性恋的人。她亦是专业的书法家和 Probe Ministries 的网络同工，最重要的是，她是 Dr. Ray Bohlin 的妻子，是两名在学男童的母亲。电邮为 sue@probe.org。

译者: 邓洁仪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 [观看简体 html 档](#) | [英文原文](#)
[版权声明](#)

为何堕胎备受争议？

堕胎是今日最受争议且叫人意见分歧的事件之一，人们对这话题都有很多强烈的见解。堕胎不单是选择的问题，亦是关乎生死的问题。

堕胎带出了两种互异的世界观——人本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类本身就是最高的标准。你无须对其他人负责，故只管干你想干的事。」而基督教的世界观则是：「我们对神负责，而祂吩咐我们不要杀人，我们的欲望和选择都应服在祂的话语的权威之下。」

我相信，人们如此情绪化地坚决支持堕胎的真正原因并非止于堕胎这问题，而是在问题背后：人们希望获得性爱自由而不须顾虑后果。

我们的文化对任何对性的表达都有一定的支持，我们在新上映的电影、成功的电视节目或是流行歌中，不难找到这类看法。美国达拉斯的危机怀孕中心 Crisis Pregnancy Center (CPC) 的主管曾向某学校区提议举办一个支持婚前性节制的演说，该区并没有接纳这提议，因为他们一向举办的讲座是关于避孕方法，不可以一时让她来谈论自制，一时他们又向学生售卖避孕套。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这类事情上就像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样。我的儿子生于一九八二年，名副其实是「二零零零年无烟组」的成员，无人会对全国非吸

烟这目标感到诧异，但却有人嘲笑没有性经验的少年。究竟香烟还是性伴侣较易获得？

年青人对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开放，这是他们在电影、电视和音乐中所得到的性思想的反映。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已下降，例如选择保留童贞的人会被揶揄、身为青少年榜样的电视英雄 **Doogie Howser** 失身被誉为「负责任的性爱」、一对情侣没有在婚前同居会被人质疑为何不同居等等。

西方文明一直都是如此发展，自从文艺复兴时人本主义冒起，社会便开始偏离神的律法和道路。启蒙运动带动了对自然的崇拜，一旦自然代替了神成为道德的标准，人们便开始相信因为他们就只是自然的产品，做任何发乎自然的事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好的。性是自然的，性是有力量的，所以性的表达在任何情况下都被看为所有人类存在的自然、正常的一部分，就如吃饭和睡眠一样。

堕胎和同性恋成为今日两大热门话题并非巧合，两者背后都主张性爱自由，对神和其律法嗤之以鼻。

身处在一个性爱主导的气氛之中，很多人有婚外情并且怀孕，并不令人诧异，而堕胎就像一粒橡皮擦，替他们擦去性行为的后果。当然有例外，有些女性因乱伦或强奸而怀孕，她们因他人的罪而怀孕。但这是否代表杀死已受孕的婴儿是正确的？

圣经中对未出生胎儿的看法

在历史上，堕胎的主因是要隐藏进行性行为的证据。其中一个早期神父 **Clement of Alexandria** 说道：「那些服用堕胎药来掩饰自己曾通奸的人不单杀害了胎儿，亦杀害了整个民族。」¹

赞成堕胎合法化的人不爱使用「谋杀」一词，他们坚称无人真正知晓人类的生命何时开始，而他们选择相信受孕时已算是人这个想法只是个宗教信条，故此并不一定要遵守。受孕时形成的确是人命，胚胎包含 46 条染色体，父母各人贡献各一半，染色体的排列独特，从未亦不会再次出现，那并不是植物或动物的性命，亦不是如肿瘤一般的身体组织。由受孕开始，新生命的基因已与父母不同，并不属于母亲的身体一部分，如扁桃体或附属物，这新人是住在母体内的独立个体。

圣经没有特别提及堕胎这话题，可能是因为它已包含在十诫中：「不可杀人。」(出 20:13) 这正正让我们洞悉神对未出生胎儿的看法。旧约中未出生胎儿 (*yeled*) 一词的希伯来文与儿童的相同，希伯来文没有或不需另一词汇来形容未出生的胎儿，无论小孩在母腹内外，他们都属儿童；新约以同一词汇描述未出生的施洗约翰和已诞生的婴孩耶稣，可见出生的过程在圣经中并不会影响婴儿的价值和地位。

在诗 139: 13-16 中，我们可看到神亲密地参与在未生婴孩的发展和生命中：

¹ Paedogus 2:10, 96, 1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不论受孕过程是怎样，胎儿是健康抑或残缺，所有人都由神的指头所造，他们尚未度一日，祂已为他们预备生命中的每一天。

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赞成堕胎的论据，引用旧约的伤人罪指出圣经对胎儿和婴孩生命的价值不同。出埃及记 21:22-25 列出争斗的人若错手打伤孕妇的两个刑罚，第一个是罚款，有人便因而断定未出生的婴儿与已诞生的儿童价值不同。然而，罚款只适用于无别的大伤害的情况，若当中涉及严重损伤，犯人便须承受与其暴行相同的惩罚。若妇人或婴儿死亡，犯人便须接受死刑，这正表现神视妇人和未出生的婴儿同样宝贵。

堕胎症后群

堕胎后，很多妇女都因为免去怀孕和养育婴孩的压力和责任而得到释放，但堕胎最终会引致无数妇女的情绪严重崩溃。

美国精神医学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把堕胎订定为触发创伤后压力失常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的压力因子之一。很多人说到 PTSD 时，便会联想到越战军人在战后的影响，但这亦是曾堕胎的妇女的一种创伤后压力失常。

子女的逝世是一个人在生命中经历最大压力的事件之一。堕胎症后群是不哀悼、不让自己感到痛苦和承受损失的情绪压力。为了保持情绪健康，我们都要为我们的损失而悲痛，但当整个社会都认为你无须哀悼，你会怎样做？若一个妇人不发觉她需要为她的婴儿而哀悼，或她不容让自己哀伤，这些伤痛便会循其他途径宣泄。很多时候，妇女在堕胎后都会进入 CPC 的辅导员所形容的「自我摧毁模式」：再次怀孕、有婚外情、责罚自己，以及因严重抑郁而产生的各种变化。

堕胎症后群的出现时间视乎一个女性所受的压力，这会在堕胎后数星期或数月出现，但她的反应亦可能有所延迟，一般可延迟七至八年后出现。患上堕胎症后群的妇女通常会感到迷惘，或充满罪疚感。一个研究指出 92% 曾堕胎的妇女都感到罪疚。² 一个正参与堕胎后治疗小组的妇女表示，堕胎这段回忆经常缠绕着她，她的脑海中常常浮现一把微弱的声音：「堕胎，堕胎；你是个糟透又讨厌的人。」³ 对于很多妇女来说，罪疚和羞耻会经转化，令她们对伤害她和她的婴儿的医生和堕胎辅导员、对迫使她堕胎的丈夫、男友或父母和对自己怀孕和堕胎产生深层的愤怒。

² Ann Speckhard, "The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Stress Following Abortion," doctoral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³ Nancy Michels, *Helping Women Recover From Abortion* (Minneapolis: Bethany, 1988), 76.

很多妇女处理堕胎的影响时都花上很多精力来否定婴儿的死亡，又否认自己做错了，她们以否认来逃避她们容让自己的婴孩被杀这事实。一名少女在接受堕胎那天请求我的妹妹不要让她独自一人，整个下午，这受伤的年青人以说死婴笑话来保持心境平静。

堕胎并不是一块橡皮擦，用来擦去错误或不便。当中涉及多于一名受害者，妇女和婴儿都是堕胎的受害者。妇女为婴儿哀痛并面对自己在婴儿之死所担当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让自己哀痛又明白自己需要哀悼的妇女患上堕胎症后群的机会较低。但更重要的是，曾堕胎的妇女须接受有人逝世了，而堕胎是罪，并且主耶稣基督的死能覆盖她们作的所有错事，没有任何罪恶——包括堕胎——比祂的宝血更有大能，祂对任何凭信心来到祂面前的人都会赐予完全的赦免和洁净。

Sawyer 一家的故事

Steve Sawyer 和 Tessie Sawyer 永不会忘记 1990 年的万圣节。当时 Tessie 怀有四个月身孕，她的医生建议：「Tess，你已经 35 岁，不如为婴儿作神经科的测试。那只是个简单的血液测试。」当然，对 Tessie 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直至她在万圣节前一天得悉报告结果……

甲胎蛋白测试显示她的血球计数甚低，正常为 450，但她只有 120。这个测试包括三部分，而结果反常的正是检查唐氏综合症的部分。Steve 和 Tessie 面对这个惊人的消息都显得手足无措，他们的婴儿会有很大问题。

这个婴儿对 Sawyer 夫妇是个惊喜，他们已育有两名十分活泼的小男孩，也没期望再生更多子女，但作为信徒，他们知道神的幽默感和时间是不容忽视的。

后来，他们进行了另一个甲胎蛋白测试。他们抱着一线希望，苦恼地等候 Santa Fe（圣塔非）的实验室送到达拉斯的检验结果，但第二次的结果依然如第一次般异常。医生告知 Steve 和 Tessie 可选择流产，因为差不多可以肯定婴儿会有残障，但他们却从没想过流产。医生打算为 Tessie 进行穿刺羊膜测试，他们亦拒绝了。

这时，Sawyer 夫妇的朋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他们教会的朋友无论在情绪上或是祷告上都十分支持他们；其他教会外的朋友则质疑他们：「为甚么你们不接受羊水检验呢？」Steve 和 Tessie 都感恩，虽然他们心中惊恐，却仍能跟别人分享他们深信神才是掌权的：「测试结果是甚么并不重要，我们并不会了结这婴儿的性命，穿刺羊膜可能会导致流产或早产，以我们骨肉的性命来换取五个月的安宁实在不值得。」

第七个月时，医生进行了一个特别又全面的声谱图，以量度婴儿的股骨。唐氏综合症的婴儿四肢较正常长，但医生看不到婴儿的骨骼有任何异常的地方，亦看不到他的脸。这份等候和未知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

Tessie 接受排期的剖腹生产。当她预备接受手术时，她多次想到他们的生命可能会自此转变，这种恐惧就像胃中有一块又冷又硬的雪球般，但无论发生甚么事，Steve 和 Tessie 都相信 神，相信祂对他们和他们婴儿的爱，相信祂仍然掌权。

医生接生了 Lucas Clay Sawyer，并谨慎地说：「他看来完全正常。」但有时候唐氏综合症会在一段时间后才出现，于是医生在往后的 24 小时对 Luke 进行了一连串的检验。我很高兴的告诉你，今天的他绝对是你所见到最健康、最强健、最聪明的小孩子。

全世界一贯的智慧都忠告 Steve 和 Tessie：「你们的婴儿可能是不正常的，你们应慎重考虑流产。」但他们庆幸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须知道测试结果有时候是错误的，没有人知道为甚么 Sawyer 如此健康的婴儿在甲胎蛋白测试中会得出如此吓人的数字。有多少健康的婴儿是因他们的父母被错误的测试结果误导而被了结生命？

残障婴孩

Sawyer 一家的故事结局很美满，但有时候，测试结果是真确的，婴儿真的会患病或有残障。无可置疑，养育一个残障儿童是痛苦且困难的，但放弃一个生命不太完全的儿童是否就代表没问题？

我们要问问自己，一个身有残缺或疾病的儿童就该死吗？生命对残障人士和他们的父母都是困难的，但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弱智儿童父母协会是支持堕胎的。

有些人诚然相信了结残障儿童的生命比让他们经历往后困难的生活较好。前美国 Surgeon General（医务总监）Dr. C. Everett Koop 曾为数千名障儿童进行儿科手术，他发现残障和不快不一定相辅相乘，他所认识的儿童中有些身心健全，却是最不开心的，有些生来便有残缺的，却十分快乐。⁴ 残障人士的生活有较多困难，但我可告诉你，当中亦有可爱的一面。我差不多一生都有身体残障的，但这并没有阻碍我在发挥我所有的能力时经历极大的喜乐。我可以诚实坦然地因我的残缺而喜乐，因为如此的残缺和软弱正让其他人更容易看到主在我身上的能力和荣耀，因祂的能力在软弱上显得完全。

通常父母了结残障子女的生命是因为他们不想面对照顾残障人士所带来的痛苦，他们相信放弃子女便是放下麻烦，但正如我们上述所讨论的，堕胎的后果是无法避免的：哀悼的需要、罪疚感、愤怒、抑郁。

那些最终都要离世的婴孩又怎样？如无脑畸形婴儿（即一出生便没有脑袋的婴儿）并没有生存一刻的希望。我想我们应看阔一点，看看 神和祂对我们生命的目的。当这类悲剧发生时，我们可以知道因为 神有背后原因，事情才会发生。 神的心意并不是叫我们过着轻省的生活，而是希望我们改变，有着耶稣

⁴ C. Everett Koop, "The Slide to Auschwitz," in Ronald Reagan, *Abortion and the Conscience of the Nation*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4), 45-46.

的形象，祂希望我们成为圣洁，而不是安逸无痛地过活。困境通常是祂拣选的方法，用来操练我们和受残障儿童的悲剧触动的生命的敬虔。当事情关乎生死，正如堕胎一般，便不是由我们来决定免去痛苦。

我和我的丈夫明白埋葬只生存九天的婴孩的感受，我们看到 神利用这事件来吸引人来到祂的面前，来教导、坚固、祝福很多我们家庭以外的人。纵然当时遭受极大的伤痛，但现在我看到 神怎样使用这件事来荣耀祂自己，即使事情再次发生，我仍会接受。

不是所有堕胎都是因一己之便而进行，有些是因难以应付而作的，例如子女残障、因强暴或乱伦而带来的后果。同样，我们须后退一步，以永恒的角度去考虑事情。 神是给予生命的，亦只有祂有权夺去生命。不论已诞生或未出生的，每个人都是 神依祂形像所造的宝贵灵魂，每个生命都是 神交托予我们，需要我们庆贺和保护。

© 1992 Prob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参考书目

Alcorn, Randy. *Pro-Life Answers to Pro-Choice Arguments*, Portland: Multnomah, 1992.

Garton, Jean. *Who Broke the Baby?* Minneapolis: Bethany, 1988.

Michels, Nancy. *Helping Women Recover From Abortion*. Minneapolis: Bethany, 1988.

Schaeffer, Francis and C. Everett Koop,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Westchester, Ill.: Crossway, 1983.

Young, Curt. *The Least of These*. Chicago: Moody, 1984.

基督教在线中文资源中心(OCCR)版权所有©2003

OCCR 鸣谢 Leadership University 及文章原作者允许翻译并在网上发表本文。

读者可免费下载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唯必须全文下载，包括本版权声明，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troduction/citationandcopyrights.htm>。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059.htm

OCCR 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